

### 第五十回 剃度出家

話說惠能以高妙的見解、精闢的言論，贏得法性寺全體出家人對他的敬重。印宗法師更是對他仰慕之極，當即留他在寺院裡為大眾師父們說法。惠能見時機成熟，就要求印宗法師給他剃度，印宗法師當即答應下來。「祖師，您現在雖現俗人相，但畢竟是一代宗師，貧僧雖居方家，只是一介小僧。聞道雖有先後，得道卻在自己的修持。您修得比我好，所以貧僧為大師剃度之後，還請大師收我為門下弟子，讓我禮待大師，求道究竟，懇請大師慈悲。」

諸位，印宗法師這個做法真是太偉大了，我情不自禁的要在此多說兩句。評書評書，就是有評有書，評者評論也，書者故事也。印宗法師的道德如此的高尚，不能不讓人心生敬仰，加以評說。在世間法，人都知道管仲知遇鮑叔牙才得建奇功，若是沒有鮑叔牙，就沒有管仲的建功立業；而在佛門中，人都知道惠能在禪宗史上的成就，卻不知印宗之不可及。印宗法師也不是一般人，他久談經論，也有著非凡的見地，不然惠能的風幡非動之機，怎麼能觸開他的正眼，贏得他的刮目相看？這叫英雄所見略同。惠能在東山寺的時候，除了五祖大師欣賞、認可他之外，其他人怎麼不把他放在眼裡？尤其那東山武僧，得知五祖大師把衣鉢傳給惠能的時候，都心裡不服，埋怨五祖老糊塗了。這叫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他們自己心迷糊塗，還說五祖老糊塗。他們為什麼不能像印宗法師這樣恭敬惠能，對惠能誠心供養？因為他們沒智慧，不認識智者，唯有英雄才認識英雄，聖賢才認識聖賢。

所以說印宗法師也不是平常人，那也是佛門中有名的高僧大德

和尚，廣東佛教的領袖人物，諸山長老之一。如果他要是像世間人一樣在乎名利，嫉妒毀謗惠能的話，惠能想在嶺南大施弘化，光大禪門，那可就不容易了，最起碼也得十年八年。可印宗法師不但不嫉妒惠能，反而還這樣自卑謙下的尊敬惠能，要拜惠能為師，讓惠能留住寺中為大眾師父們說法，真是了不起！要知道法性寺是他的道場，他弘法的地方，他能這麼自卑謙下的讓給惠能，犧牲自己的法緣來成就惠能殊勝的法緣，實在是不容易做到。這也說明他修養的純粹，一個真正得道的解脫者，一定是虛懷若谷，決不會在乎世間的名利，個人的名望都會拋到腦後。天下無自是的豪傑，世出世間愈是學問、修養愈高的人，他愈謙虛、尊敬別人。大聖大賢沒有一個不謙虛的，飽穗垂首，謙敬是性德的流露。有人說惠能知遇印宗法師，就像管仲知遇鮑叔牙，因緣際會，成就一番非常事業。這就叫一佛出世，千佛護持。

說到此處我心潮澎湃  
禁不住打起鼓板抒心懷  
自古來品德高尚人敬愛  
倘若是心胸狹窄難成才  
盧惠能大智慧傳頌千載  
印宗他僧格魅力永不衰  
前賢高風亮節令人崇拜  
因此上才將此書撰寫出來  
弘揚先哲偉業古德風采  
演唱傳播繼往開來

可以說我說此書的動力，是因為我對惠能超凡的智慧十分的欽敬，同時也被神秀和印宗法師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感動。所以我才自不量力，斗膽撰寫並播講此書，弘揚先哲偉業，揭開古德潛光，昭

示前賢高風。且說印宗法師這一舉動，不光感動了我，也感動了當時的惠能。惠能急忙從上席中走了下來：「老法師，你何必如此的拘泥於師徒的名分？這師者是名為師，迷時師指路，悟時自修行，法師非要執著如此，惠能應了便是。」印宗法師很高興，當即吩咐全寺的僧人做準備，他要為惠能剃度。

大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年，也就是公元六七六年，正月十五日的早上，法性寺內早早便是燈火齊燃，各個角落都早被精心的清掃，刻意的整修過。高台上的大雄寶殿，在數百盞油燈的照耀下，愈發金碧輝煌，燦爛奪目。佛祖釋迦牟尼正身端坐，垂目微笑，似乎知道這位西天第三十三代祖師，中國的禪宗六祖，今日要來皈依佛門，獻身三寶，薙髮壇前，燭光搖曳，香煙繚繞。就在這陣陣輕雲薄霧之中，三十九歲的惠能已然沐浴更衣，雙手合十，目光悲憫堅定的跪在佛前的蒲團之上。眾僧齊聚，分列兩邊，聲音舒緩抑揚的唱著佛門中有名的「爐香讚」。「爐香乍爇，法界蒙熏，諸佛海會悉遙聞，隨處結祥雲，誠意方殷，諸佛現全身，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」。一時間，眾人都沉醉在這莊嚴肅穆，別有境地的祝髮儀式之中。

身披大紅袈裟的印宗法師，在眾僧低沉的唱誦聲中緩緩步至壇前。先至誠合十，禮佛三拜，又向惠能雙手合十：「盧行者，今日貧僧便為你剃度，你不會生悔心嗎？」「弟子意誠如山，志心向佛，絕無反悔。」印宗法師問了三遍之後，便說道：「盧行者天生慧根，不同於凡夫，貧僧現在便為你剃度。」印宗法師說完，凝靜片刻，伸手從法盤中取出剃刀，開始為惠能剃度。要是一般的人出家剃度，他剃度師給他剃頭頂和兩邊這三刀的時候就得說，「第一刀誓斷一切惡，第二刀誓修一切善，第三刀誓度一切眾生，出家之德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。可是惠能不同於常人，所以印宗法

師給他剃頭頂和兩邊這三刀的時候沒這麼說，而是邊剃度邊說道：「先成宗祖後落髮，先得大道後出家，先作師來後作徒，明心見性活菩薩。」

惠能他剃度皈依佛門  
兩邊的僧眾齊聲唱吟  
金刀剃下娘生髮  
除卻塵勞不淨身  
圓頂方袍僧相現  
法王座上又添尊  
上求佛道恆精進  
下度眾生不惜身

刀鋒閃處，惠能長長的烏髮紛紛離頂，彷彿都化成了深長微細的聲音，那是真理的呼喚，佛陀的呼喚，無量無邊苦難眾生的呼喚。一幕幕的往事，隨著剃刀的唸唸聲，一再浮現在腦海，一件件歡樂、憂傷的回憶，也隨著絲絲青髮，永遠從身上落去。在這莊嚴肅穆的祝髮儀式之中，惠能所感覺到的竟是難以言喻的悲欣交集。孟子有云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方始能增益其所不能也。自古以來，世出世間所有的英雄豪傑，在他功名未成就之前，無不受盡艱辛苦難。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。惠能的際遇確實如此，他二十四歲聞經悟道，千里迢迢到黃梅東山求法學佛。劈柴舂米，苦勞身心，一偈明心，密授衣法，夜離東山，惡黨追殺，石中避難，火中倖免，隱匿獵隊一十五年。又以風幡非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，三十九歲才落髮出家，皈依佛門。總算如願以償，這也是他弘法利生的生涯開始了。

他剃度完之後，便向他的剃度師印宗法師叩頭頂禮：「多謝恩

師接引我入沙門為僧寶，還求恩師為我擇定日期為我受戒，以全佛門儀規。」惠能要是不剃度、不受戒，他就不能搭祖衣登壇說法，這是佛門的規矩。印宗法師一聽非常高興，當即便為惠能準備受戒之事。從此惠能日日安住房中，修習僧家律儀，等待受戒。出家受戒是至關重要的，二月初八這天，僧眾雲集，居士潮聚，印宗法師四處指授，為惠能受戒儀式奔忙。受戒儀式一開始，惠能便登上了當年西域高僧求那跋陀羅三藏所置建的戒壇上，受了具足戒。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這個戒壇的時候還立碑作記，說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，今天惠能在此壇上受了具足戒，正應了他的預言。

為惠能授具足戒的，都是佛門中有名的高僧大德和尚，其中西京的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師，荊州的通應律師為教授師，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師，西國密多三藏為證戒師。惠能受了具足戒之後，這些律師、僧眾們齊齊的向他跪拜，印宗法師也十分虔誠的恭請惠能為大眾說法：「啟稟祖師，合寺僧眾都想恭請祖師弘開東山法門，傳佛心印，拯救眾生。」眾位比丘也一齊給惠能跪下了：「恭請祖師打開甘露之門，拯救眾生，普度群萌。」惠能當即應允：「各位師父，我受五祖衣法傳承，得無上法寶心印，理當為各位說法解疑。我將定於四月初八為大眾開壇說法，到時再與各位結緣。」這才引出惠能開壇弘法，招來殺身大禍。